

K125
1-2

雅典政制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商务印书馆

雅典政制

（古希臘政治制度研究）

余英時著

雅 典 政 制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

日 知 力 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anslated by
H. Rackham

雅典政制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日知力野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 插页 1 字数 60 千字
1959 年 9 月新 1 版 1978 年 4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31 定价：0.46 元

中譯本序

关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来历、版本以及其他有关的考证，英译者拉克汉在他的《序言》里已经有了简单的介绍。这里只就《雅典政制》这类研究对于亚里士多德《政治论》中见解的形成的的重要性和它在国家和法律的历史的研究上的价值，略申己见。

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的学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已由对自然现象的探讨转向社会政治的研究。不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前，除了一些关于国家和法律的片段观点之外，并没有、至少是没有遗留下来讨论这一论题的专门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略早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两者在方法上有显然的差别。柏拉图用的是抽象的演绎方法；他所建立的是一种玄想的政治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用的是对具体事实的观察、分析和比较的归纳方法；他的努力是针对着当时阶级，或者勿宁说是奴隶主阶级中的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提出一个如何使政权巩固的原则和具体方案。后来西欧的政治学家走柏拉图路子的固不乏人，但是大多数还是走的亚里士多德的道路。所以，就西欧和美国政治思想所接受的古希腊的“遗产”而言，勿宁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尤为重要。直到帝国主义时期，在英国流行的书如拉斯基的《政治典范》，在美国大学里流行的政治学教科书，如迦纳的《政治科学与政府》等等，其内容和形式，也还可以追溯到《政治论》一书的影响——先泛论国家的性质，接着再讲政治制度。

然而，《政治论》的写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亚里士多德不但

对作为当时希腊政治重心的雅典加以观察和分析，对当时阶级与阶级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斗争予以密切的注意，他还对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的研究。大约在公元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里西亚姆讲学之后，便在他的学生们的协助之下，开始了这项规模空前的研究工作。约在公元前 328 和 325 年之内，这项工作的初步成果便已完成，本书便是其中的一个残篇。

毫无疑问，这项研究对于形成现存的《政治论》这部书的内容，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尽管从《政治论》中也还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受的柏拉图的影响，但他后来终于放弃了那种抽象的探究，采取了与柏拉图不同的方法，提出一些直接与实际政治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提出：“一般的国家在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好政体是什么？”这就与柏拉图的（至少是）《理想国》大不相同了。有人说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是柏拉图的《法律篇》，这也只是说亚里士多德之着重实际的问题与《法律篇》的关系比与《理想国》的关系接近而已。至于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得出比较接近现实的概括，还是与他研究实际政制的工作分不开的。本书就是后来资产阶级名之为“比较政府”性质的研究中残存的一部分。所以，它在亚里士多德形成其政治理论体系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这一残篇的发现，也会增加我们对于《政治论》一书，甚至对亚里士多德的治学方法的了解。

尤其重要的是，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一书中的中心主张是与本书有相似处。亚里士多德在前一书中主张使“中等阶级”（实质上是“中等阶层”，因为他所谈的都是奴隶主阶级内各阶层的问题）强大起来，以便像他所企望的，使

富有的自由民和貧苦的自由民都不致各走极端；他把中等阶层当做一个平衡的力量。他虽然贊成民主制，但却是所謂“溫和的民主制”。在本书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对梭伦很有好感，他认为梭伦曾“采取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梭伦的“优良的立法”是什么呢？是：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貧困的阶层，而强化中等阶层——这和上面所說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論》一书中的主张是一样的。他們的目的也相类似：通过防止大富极貧或实行防止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来求得当时奴隶主階級統治的巩固。目的一样，手段也相同，我們实在沒有理由不說：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論》中的溫和民主制的主张受了梭伦的影响。而他对于梭伦施政的情况，恰好在本书中也有較詳的叙述。因此，这一残篇对于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大帮助的。

此外，对于一般历史、国家与法律的历史，本书还有史料价值。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和国家与法律的历史的发展，除了一些文学作品，如亚里士多芬的喜剧、辯論家和执政人的演說、碑銘中的資料以外，比較有系統的著作，有色諾芬的《斯巴达的国家制度》、柏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篇》，以及另一个題名为《伪色諾芬的雅典政制》等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論》和这本《雅典政制》都是能够提供一些有用史料的著作。特别是本书，他引用了許多原始材料，如梭伦的詩篇，民間歌詞和諺語等等；征引了希罗多德，也采用了修昔底德的著作。虽然在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出世后，关于希腊历史的材料續有发现，对雅典古史的研究也有新的发展，但本书終不失为有用的史料之一。

正因为它具有史料的价值，所以这部残篇对于我們研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經典著作，也有参考价值。然

而能不能像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假如恩格斯看到了这本《雅典政制》（按《雅典政制》原本公布于1891年，我們也沒有理由說恩格斯絕對沒有看到过。），他就会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主要提法改变了呢？这就涉及了本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参考价值問題。

我們可以首先肯定的是：倘使恩格斯看到了这本书，那么，本书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某些內容是可以有所补充的。比如，当恩格斯在該书提到梭伦的“革命”中“債務簡單地被宣布为无效”的事件时，他自己也說：“不知其詳情”，而在本书第五节到十二节中，就有对于这一史事的前因后果的較詳叙述，并且还摘引了梭伦自己有关的詩篇。又如恩格斯在“雅典国家的发生”一段中，也表示对梭伦时代的历史“知道得很不完全”，而在以上所举本书各节中，却有关于梭伦执政及其政治經濟改革的較詳記載。凡此种种，都是可以作为有用的补充和参考材料的。

但是本书却并不包括足以改变或修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論及雅典国家产生的基本論点和提法的材料。那个基本論点和提法就是：在雅典“国家是直接并且主要是从氏族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抗中发生的”。正因为雅典国家的形成一方面“沒有受到任何外部和内部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在这里，“民主共和国是直接由氏族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恩格斯才說这是“一般国家形成的极为典型的例子”。但在本书中，对于雅典国家形成的几个重要时期，如对提秀斯的事迹則只剩了几个断片，非常簡略；对梭伦比較詳細，而且其內容正如上面所說只能充实恩格斯的論据，而不是什么足以改变他对古希腊国家起源的提法的問題。至于对克萊斯特納斯的叙述就更不发生影响恩格斯基本論点和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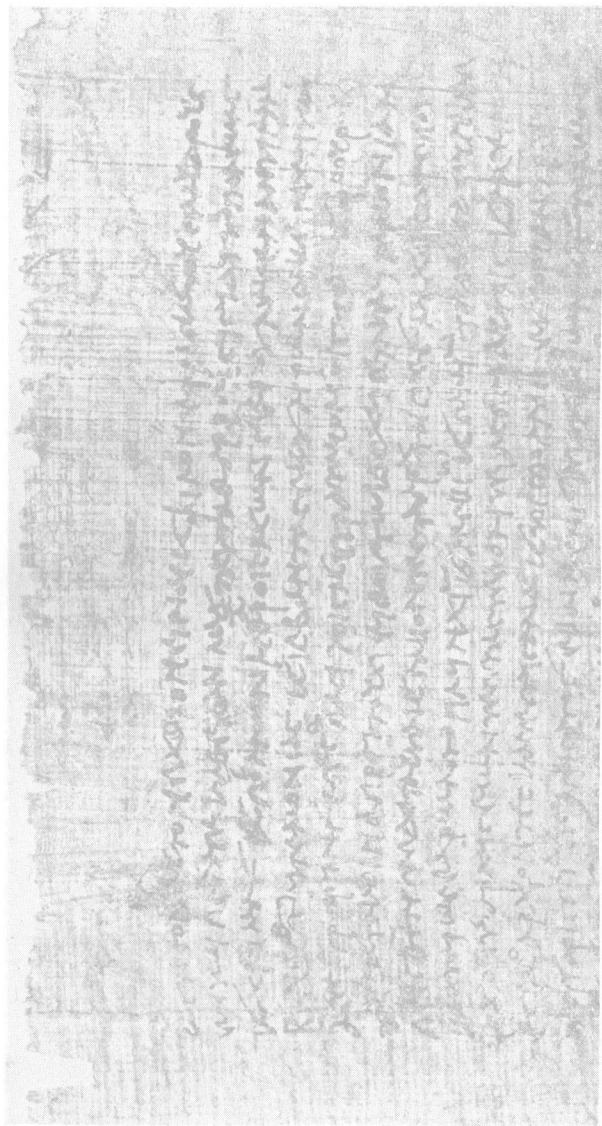
法的問題了。可見資產階級學者上述的荒謬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然而，從這裡，我們卻應該得出這樣一條理論鬥爭的經驗：就是，資產階級學者慣會夸大稀見的材料的作用並拿它來嚇人。對此，我們就應該深入地鑽研一下那些材料，以便指出他們的看法沒有根據而進行徹底的駁斥。再則，研究經典著作，本來也就應該把其中涉及的學說和史實弄清楚，然後才能深入鑽研下去，而求得進一步的了解。比如學習恩格斯論國家起源的著作，無論如何也必須把莫爾根的那本《古代社會》的內容熟悉一下，同時，也應熟悉莫爾根書中的許多假說被推翻以後的新的材料和論點。只有這樣，才可能對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有既結實又深湛的理解。這本《雅典政制》，儘管是殘本，卻也能增加對恩格斯這一經典著作中某些地方的理解。

這篇短序寫成後曾寄給日知同志請他指正，承他於復信中見示研究古希臘史的近況，使我对原稿某些詞句做了必要的修改，特此志謝。

吳恩裕

1962年9月



此系原抄本影印的一部分，现存不列颠博物馆

（这段影印文字取自抄本第十段的上方，包括第XXIII章最后几个字和第XXIV章一部分）

英譯者序言

拉克奴

一 政制 (The Politeiai)

“雅典政制”在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中的地位，我們是由“尼科馬庫斯倫理學”^①那部書的結尾一節中得知的。在論及作為社會存在的人的福利的論著中，那部書是第一卷，而“政治論”則是第二卷；在前一部書的篇末（“尼科馬庫斯倫理學”，X. IX. 21, 23）提到了后一部書的緒言大旨，其中曾有“政制集編”、“集編的政制”的措辭；據說“政治論”中一般的論及各國的穩定性和種種政制特殊形式的穩定性部分，以及論及政府好壞的原因部分（“政治論”，卷三至卷六），將以這些政制集編為根據。

這些有關政制的論著，在亞里士多德著作的古代書目中，據說有一百五十八部。每一部無疑的都像我們手邊這部那樣，先包括所論究的那個國家的政制史，接着敘述這個國家在寫作當時的政制情形。這些論著往往都被說成亞里士多德的作品，但在編輯這些論著時，他可能得到門徒很多的幫助。到了中世紀，這些論著在“亞里士多德全集”中已經無存，直到五十年前為止^②，近代學者所見到的只有後來作家所作的許多引証和引文而已。

二 “雅典政制”抄本

但在1880年，在埃及沙漠中曾發現了兩小頁破損頗多的紙草，後來經學者鑒定，這兩頁紙草就是從所有政制論著中最重要

一部——“雅典政制”的抄本中来的。这两頁紙草，現在存于柏林博物館。古文字學家認為它們是公元四世紀的東西。十年之後，圖書館管理人刻泥囑 (F. G. Kenyon) 在不列顛博物館從埃及得到的紙草卷中認出有四頁是幾乎包括全文的抄本。這幾頁紙草兩面都寫着字。正面是埃及赫爾摩波利斯克 (Hermopolis) 附近一個莊園管理人狄底穆斯 (Didymus) 當味斯琶西阿努斯 (Vespasianus) ① 第十年和第十一年，即公元 78 和 79 年，為他的主人厄辟馬庫斯 (Epimachus) 保存的一些收支帳目。背面便是亞里士多德的論文；它沒有開頭部分，因而此書的第一頁是空白的，這說明它是從業已破損的該文抄本轉抄來的；最後一卷是十分破碎的斷片。論文的各部分是由不同的人手抄寫的，一共有四人；據說，由字體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當在公元 100 年左右。無疑的這是給一個私人（可能即四位書手之一）準備的，而且大概是它的所有者死後的殉葬品。

三 版 本

1891 年，佛勒得里克·刻泥囑爵士公布了紙草的影本和附有序言和注釋的原文的印本。1893 年，珊底斯 (Sandys) 發表了一部經過修正的原文，且附以完善的注釋。而刻泥囑為柏林皇家科學院修訂的版本亦於 1903 年公布，紙草第四卷的斷片，經他推斷整理，成為連續的原文，也包括在這個版本之內；他的最後版本於 1920 年在牛津發表。在國外公布的幾種版本中，最近的一種是 1928 年俄珀耳曼 (Oppermann) 根據布拉斯 (Blass) 和薩爾赫謨

① “尼科馬庫斯倫理學” (The Nicomachean Ethics) 是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之一，由其子尼科馬庫斯編成。——譯者

② 按即指公元 1880 年。——譯者

③ 羅馬皇帝。——譯者

(Thalheim)的原来版本發表的透布涅耳 (Teubner) 版的原文。

四 原 文

本版的原文以刻泥磚的初版本为根据，而依照后来学者对紙草的校語加以訂正。某些評注和校訂意見已經附录于此；至于文法上和数字上的錯誤，以及措辞有些不够文雅(例如 *τόνδε τρόπον*，大多数編者均以 *τόνδε τὸν τρόπον* 代之)，到底其中有多少是出自書手的粗心大意，有多少应由作者自負其責，学者各异其說。論文首尾的若干节重要的缺文，曾經学者花费治学工夫，从随后希腊作家的引文中苦心搜求而得，这里已經把它分別添补在紙草原文的始末。

五 原 料

本書历史部分的原料，在珊底斯版第 LIV. 頁以下已加以研究。著者有时引用梭倫的詩 (XII.)，民間的詩歌 (XIX., XX.) 和諺語 (XVI. 7, XXI. 2)，作为自己的証据。有一次他提到了希罗多德 (XIV.)，关于珀西斯特刺圖斯和克勒斯塞涅斯的事实 (XIV. 37, XX.)，他照希罗多德叙述，而略加变动。他沒有提起修昔的底斯的名字，但是关于哈尔摩狄烏斯和阿里斯托革同 (XVIII.)，关于四百人政府 (XXIX., XXXIII.)，他都追随修昔的底斯，而加以修改。随后部分他大概以厄福律斯 (Ephorus) 的作品为依据，但是有些說法可能采自克勒得弥斯、法諾得弥斯和安德洛提噶的“阿提卡史” (*Ἀττικὴ ἱστορία* of Cleidemus, Phanodemus and Androton)。

他自以为曾批判应用他所引用的作品 (VI., XVIII. 4, XXVIII.)；可是他自己所用的年代和在細节上的正确性却已經被人反駁，例如关于珀西斯特刺圖斯的時代，关于塞密斯托克利斯在公元前462

年^①之出現于雅典(XXV. 3)。他引用官方文件(XXVI. 末, XXX., XXXI., XXXIX.); 他推論現在以追述過去(III. 5, VIII. 1, XVI. 5, XXII. 3); 并且引証他人使用这种方法(III. 3, VII. 4)。

六 写成的年代

“雅典政制”中所記的最后事件是在刻腓索丰(Cephisophon)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LIV. 7), 亦即公元前329年。此書又說到三列桨战艦和四列桨战艦(XLVI. 1), 但是沒有提起五列桨战艦; 在雅典海軍中有五列桨战艦的最早紀錄是在公元前325年。所以本文写成的年代当在公元前328年和325年之間。但是此書又說到雅典还在派遣官吏前往薩摩斯(LXII. 2), 而薩摩斯到了公元前322年, 即亞里士多德逝世那一年的秋天, 已經不復在雅典控制之下。

① 原文誤作426年。——譯者

內容綱要

第一編 公元前 403 年前雅典政制變遷

- (一) 断片 1. 原始世襲的君主制^①。伊囑 (Ion) 时代軍事指揮權由王者轉給軍事執政官。
- 断片 2. 王權在潘狄囑 (Pandion) 四子間作地区分划。
- 断片 3. 塞修斯 (Theseus) 之恢复統一。
- 断片 4. 塞修斯統治下平民權力之成長。
- (二) 断片 5. 塞修斯时代的宪法: 四个部落, 三区 (Thirds), 胞族, 氏族。
- 断片 6. 塞修斯之被杀。他的遺骨被雅典收回。
- 断片 7. 世襲的王政之告終。
- 断片 8. 庫隆 (Cylon) 陰謀为墨加克勒斯 (Megacles) 所鎮压。
- 抄本章 I. 雅典之污穢与淨穢。
- 章 II. 因債務者之强迫勞役而起的內部紛亂。
- 章 III. 德拉科 (Draco) 以前的宪法。第三个執政官之設立, 王者之保留宗教职能。三个執政官职位之最終成为一年一任制, 六个司法執政官之增加。貴族政治, 九个執政官

^① 原文誤作“专制君主制” (absolute monarchy) 是不对的, 这是軍事民主制时期, 所謂“君主” (以及下面所謂“王者”), 仅是軍事首領 (巴西勒斯) 而已。

之由阿勒俄忒菊斯 (areopagus) 选举, 退任执政官为阿勒俄忒菊斯的成员。庫隆之陰謀。下等階級之不滿与貧困。

- (三) 章 IV. 德拉科之宪法, 第一部法典。四〇一人議會。阿尔克迈翁尼代 (Alcmaeonidae) 家族之受处罚。
- (四) 章 V—IX. 梭倫 (Solon) 之宪法: 具有等級职能的四个財產階級, 第四級之参与民众会和法庭。
章 X. 梭倫之取消債務, 度量衡制。
章 XI. XII. 党爭的十年。梭倫的詩。
- (五) 章 XIII—XIX. 珀西斯特刺圖斯 (Peisistratus) 及其子的僭主政治。
- (六) 章 XX—XXII. 克勒斯塞涅斯 (Cleisthenes) 之改革。民主政治之建立。
- (七) 章 XXIII. XXIV. 波斯战争后阿勒俄忒菊斯之优势。阿里斯忒得斯与塞密斯托克利斯。提洛联盟; 同盟之課稅。
- (八) 章 XXV—XXVII. 厄斐阿尔忒斯之恢复民主政治及珀里克利斯之扩大民主政治。
章 XXVIII. 人民領袖, 历史的观察。
- (九) 章 XXIX. XXX. 四百人政变^①; 西西里远征失败后雅典之被迫放弃民主政治; 公民权利之限于五千人。
章 XXXI. 作为寡头政治的四百人議會統治。
- (十) 章 XXXII—XXXIV. 反政变; 民主政治之恢复。斯巴达在战争中击败雅典并建立三十人統治。
- (十一) 章 XXXV—XXXVIII. 三十人之暴虐統治。他們之被司

① 原文誤作“革命”是不合理的, 已改, 下同。——譯者

刺緒部卢斯打败与赶走。

(十二) 章 XXXIX. XL. 極端民主政治之恢复；人民之至上权；出席民众会之津貼。

章 XLI. 十一次政变之摘要。

第二編 当前的宪法

章 XLII. 选举权。

章 XLIII—LX. 官吏；(a)由抽签选出者——議事会、执政官及其他。

章 LXI. (b)由投票选举者——軍官

章 LXII. 官吏之津貼。

章 LXIII. 以下。法庭；訴訟程序。